癸巳存稿

癸巳存稿卷之七

黟俞正燮理初

心竅

史記殷本紀宋世家並云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一日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云或剖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

言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比干心十二穴梁史范縝傳云比干

之心七竅列角嘗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今檢西洋羅雅谷

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

與金樓子范縝合葢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譌

爲十二范縝取其小耳以爲列角因以附之比干西洋人身

圖說則本佛西國書也

亳

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

案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亳在西方秦本紀言寧公伐湯

社亳王奔戎則周時西方猶有亳說文又言亳在杜陵古事

明矣顧卽不問此義許自言漢亳漢京兆杜陵自有亳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也

三章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武安食鄃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注云鄃音輸清河之縣也檢魏郡武安縣清河郡鄃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魏其縣言侯國周止實

嬰皆絕魏其爲膠東分侯也田蚡自封武安列侯其食鄃葢丞相奉武安死平津侯薛澤相當別食奉邑澤免公孫宏以儒者相卽以奉邑封平津侯李蔡莊青翟皆以侯相石慶以相封牧邱侯而食奉邑平原正武安食鄃之比後公孫賀乃葛繹侯劉屈氂爲澎侯而田千秋以丞相封富民侯葢沿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予嘉名其事始末如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集解徐廣云一曰治國聞明刋索隱附史記本云爲成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爲此篇索隱單行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

解治古文桉徐云一曰治國聞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古文何解更無責於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以古文爲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誦古文謂學古文尚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是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

言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尚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所采輯與博士不同故申別之曰古文五帝本紀贊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言之意惜徐廣裴駰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明人以攻文之士誣置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集解云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孔子老于闕里也今案序是詰辨之詞白虎通既非遷所及辨

義亦迂遠遷云安在葢指始皇本紀云置諸侯不便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及此序云無尺土之封王迹之興起于閭巷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妻重耳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爲穆夫人之女非宗女且非他妾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爲媵故曰不敢以成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

圉欲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即辰嬴也左傳文六年云辰嬴嬖于二君又云辰嬴賤班在九人葢秦致五人辰嬴本居班末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紀云文公夫人秦女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二年云文嬴請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檢國語獨辰嬴曰寡君之適則文嬴爲他妾子其他三人或宗女耳辰嬴班在九人者文嬴適也襄公之母偪姞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僖二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齊姜四也以序推之

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數史記晉世家云辰嬴班在九人下其以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嬴不與九人數歟九人之年惟季隗可知僖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十二年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于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之詞以親姊子不可爲妾其誼甚美不悟親姪婦尤不可也表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爲乎故爲質言之如此左傳言趙衰取叔隗文公反國又以季隗女妻之生同括嬰史記趙世家亦删之而謂文公未出亡時衰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

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按爾雅云潁爲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開封扶溝閒渠水卽沙水又自陳汔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處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沘水而軍爲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光武紀注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盧江濳縣亦有沘水是潁南夾沘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丘重丘卽沘丘地在潁沙南秦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昧荀子言莊蹻起楚分案莊蹻莊王子孫爲將定滇會秦人奪楚巴黔地不得歸因還王滇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

解引許愼云地名漢志犍爲有大涉水在今敘永廳當黔西滇北近莊蹻事然非唐昧事也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召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會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叉對下遂不見爲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爲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十六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爲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

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如此十六年是爲惠后者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爲此吳娃也二十五年惠后者太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者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太后者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娃之子婦索隱於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云惠后卒後吳娃正當室孝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娃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兩立之是誤也其說甚奇堅尋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束晳言太后纔年三十有奇葢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年爲十二歲又自紀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其后不得老不知老是太后

常稱特犢是儀制特粥亦飲食之常索隱以特犢特粥云云以爲吳娃漫引束晳以太后爲吳娃遂以吳娃爲惠文后不知孝成之弟長安君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索隱以吳娃非前卒省史文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束晳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爲惠文之母豈得謚爲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爲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戸以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案奉錢疑是贐錢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爲三百五爲五百索隱引劉伯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

檢蘇秦傳自洛陽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錢重難用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人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秦路資相符益以己貲斆用矣韓信傳云賜亭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興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

中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婭何比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

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比中二千石崔浩語漏比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亦不詳

讀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誠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誠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數觀兵時
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
行多修矣史爲記載之書凡行事皆直書之此云考信六藝
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泰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
光泰伯旣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
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采民閒所說著于篇
其人見於六藝卽爲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索
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卽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
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爲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益顯民閒
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稱又無以爲傳其怨又未嘗

違理故網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閒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閒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之貶王莊子言遂飢餓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焉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應舍武王而餓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陽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孔孟不言夷齊死哉曾

子制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泲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蘇秦列傳云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肎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肖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者論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佑家白張后虎莊子天地篇有赤張滿稽韓非子說林下呂覽權勲有赤章蔓枝莊子釋文引李云赤張姓也此白張亦古姓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譙周古史考云

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俾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樓子興王云餓于首陽依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恚之而死類林云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繹史引列士傳云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案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上

止而得鹿注義難明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問者皆廟
畫典故采薇則女子諫之後乳鹿又北去也惟不得戒之之
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
卽戒之又言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以將軍葬于首陽之下蓋
武王使人戒備死卽厚葬之韓非見其墓如戰國時將軍制
韓地實包首陽韓非目驗之冣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雷
首山引闞駰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柏蔚
然攢茂耶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戴夷齊廟前
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惜悼古賢人情所同少陽言謚
夷齊亦是周初制謚爲之易名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誰謚之

哉亦不推事理輕爲議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其言奇崛葢以孤竹君爲竹王不可爲典要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書虛篇云伯夷委國餓死不嫌偸刀鉤而或云伯夷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庶兄也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人立其中子是無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濡水注俱言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墓爲水所漂是卽仲子非庶兄也今盧龍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圜子山有次君墓馬鞍山有少君墓葢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名

朝初金樓子輿王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已丑帝王世紀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豈能及六百祀皇甫謐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米鹽

韓非說難云米鹽辨博史記作氾濫博文案墨子非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淩雜米鹽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鹽雜而且細也酷吏減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細雜也

家人言解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言宮女子宮婢漢廷儒生轅固生斥老子書爲家人言竇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過申商而託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嫗媼語而家人又適爲宮中無位號者劉敬列傳云高帝不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云竇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諸王竇姬籍代伍中至代是竇太后始爲家人故怒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后生也光宗王妃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彼都人子也

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明李太后惡聞都人漢竇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竇太后使轅固生入圈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綰王臧絀儒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便便唯謹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爲家人即奴虜梁王彭越爲家人時謂囚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卽蒼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又與七科謫皆非民籍故不知尺籍伍符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

私屬之通稱也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其除之又載景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黥劓斬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髡鉗之罰不足以懲又言男女淫亂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是也鼂錯傳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佚司馬遷不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除髡刖劓

黥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云肉刑三黥一劓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裴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除之乃前後不精審之論

武王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積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正義校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爲傳云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周之孟春校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

有明文不能獨爲妄說而宋人歐陽脩非毀之追滅武王爲太子九年而以爲爲國君之九年蔡沈又以建子非春枚本泰誓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爲不然斷斷然與文王武王爭辨夫聽訟改元文王行之子月爲春文王定之卽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儒論是非也枚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爲不然則並其文黜之已耳乃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爲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是一事虛百事虛之切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矣明年武王八十四爲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卒伐

紂武王年八十六爲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即位十年也合受命九年爲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謐以爲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爲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恠義

嗇夫

嗇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綬蓋少吏之貴者朱邑鮑宣弟五倫爰延鄭元皆由嗇夫官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爲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里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壻齊人賤贅壻以其爲巫兒壻無夫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爲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事知贅壻風已古或齊巫兒壻造此故實以相誇耀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

然嫁過畢矣此亦巫兒依令設爲不嫁而贅壻生子之證謂之設爲不嫁者眞不嫁則無贅壻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出于孝胡爲至今不朝亦是齊女無贅壻則已名聞諸侯矣贅壻以己無籍故秦漢於贅壻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襲齊巫兒風也

伯樂

漢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柏樂爲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卹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

義亦名字相發葢簡子時名無恤字𡿺亦字樂後避襄子名
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葢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
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蹏篇釋文云伯樂
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
孫陽善御故以爲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
無正爲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𡿺也則又
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𡿺秦之伯樂漢書
敘傳云𡿺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
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𡿺孟子有王𡿺韓非
外儲說有王𡿺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

孫陽秦人證孫陽孫明爲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陽子驂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恤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王子於期一人十名矣

公孫宏

公孫宏爲故人所謗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高名賀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詆公孫宏而不能沒其儉德刺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褒賢云公孫宏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救匱云公孫宏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宏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蓋知其舊識小人被謗而爲雪之也魏

書馮元輿傳云齊郡曹昂爲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儉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唐劉崇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爲當時所鄙此則宏傳所言與之殊科者矣

童山

漢書公孫宏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侈靡篇云山不童而用贍揆度云二五者童山竭澤國準篇云有虞之王枯澤童山輕重戊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童山者言若彼其濯濯也童禿也說文云奴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貫高等自髡鉗爲王家奴奴必髡則童無髮也

縣官

秦漢稱天子爲縣官後人文字承用之所謂不古不今者也漢書兩龔傳云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云爲雍丘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眞縣官矣

秦恭

秦恭字近君亦作延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爲堯典說兼今舜典矣惜其命羲和在璿璣玉衡實

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勝說蔑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足以應程課或與諸經相背此與掩耳毀鐘何異

符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鈐決之符注引玉鈐篇及元女六韜要訣云太公謂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陰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

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奪晉鄙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爲銅虎符竹使符杜詩傳云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召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漢獻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晉書太祖紀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書樊子蓋傳云煬帝謂子蓋曰今爲卿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賜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輿服志有銀菟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騶虞符元武符又畿內則左有三右有一外則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傳符隨身魚符木契旌節冊府元龜六十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

敕諸道牧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放制書又何假於符契宜易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五年困學紀聞云六年詔謂特降璽書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定初復鑄銅兵符荅符者三代時在物為名瑞曰符瑞契曰符契節曰符節漢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案莊子云焚符破璽予符言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棄繻即是關符則漢符亦或兼用繻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棨刻木為合符也或用緒帛非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教命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

云符符節也分爲兩邊各持一以爲信則周官掌節門關用
符節之符非達詁也五代時亦用傳箭葢兼沿唐時青海番
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
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
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徵發之速也葢周
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璽書又
用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至亥令箭亦然或後唐
傳箭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爲牌康定元年依皇城
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
在禁中半在殿巖御批後有虎符印葢牙章也文曰如律令

本漢制其言葢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瑀山居新話謂元省官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間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金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爲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輿服志金符牌龍虎之象鈒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爲牙牌金牌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簷寶葢柄長三尺黃紗袱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爲旗有印籠以油紗繪龍

史記

裴駰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宋漢書音義
習馬書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有史記音義一
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鮮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
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
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
大關天下之胷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關一作開叔
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淄水注
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猶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
又有鄒誕生史記音三卷據索隱序則鄒三卷名音義而非
之云音則尚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爲

隋秘書監柳顧言三十卷之遺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顏氏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顓頊爲專觊衆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緣切誤作許緣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蔡補梅壽昌嘗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眞毋斂人也說文序成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弃以安帝建光元

年辛酉卒也許君葢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敎授其說甚偉因

爲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

眞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

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

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荆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

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尙書郎長安令巴郡

太守彭城相依常璩所記明章時南域有學而范書桓帝時

珍始出受學常言明章時遊學桓時珍爲刺史亦歷有八九

十年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爲遊學之年是范疏也許君說

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葢屬稿於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始

理董成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沖進說文書其教
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
洨長卒於家其云再遷者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洨長再也未
至洨長官故云除洨長卒於家其除洨長當即在辛酉歲許
君當生於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
歲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許君
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愼而但賜許
沖尹珍宦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及叔重是許君雖長壽
不及見珍仕宦更不得如范言桓帝時教授也嘉慶丙子在
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爲言嚴蔡兩君

之意甚美以說文華陽國志及范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疏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尚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末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元別傳戒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爲父

母郡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西入關杜密傳云密爲北海相行春至高密見鄭元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遣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卽書所云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爲父母羣弟所容者容縱也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縱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久宦減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已不能爲吏求祿乃欲詣學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費資糧家素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父數怒禁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苦以資其用肆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羣弟故爲此言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其語皆倣鄭書爲之別傳載其文爲父母郡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葢由杜密所舉所資所容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爲本郡所饒饒亦容也容亦饒也若不爲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去廝役之事又何從置此語哉

昭君

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字嬙南郡人也注云前書曰南郡秭歸人按後漢注引前書蓋其音義漢書元帝紀云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注云應劭曰王檣王氏女字昭君文頴曰本南郡秭歸人匈奴傳云賜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則嬙檣牆昭君名字各異文選注引琴操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家世不同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者歟匈奴傳有和親侯王歙昭君兄子也及歙弟展義侯王颯歙在更始時又爲歸德侯昭君妻呼韓邪生子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後漢書南匈奴傳云爲右谷蠡王爲異母兄烏珠留

連筠簃叢書

若鞮單于所殺呼韓邪單于死昭君復妻復株累若鞮單于爲寧胡閼氏生二女長云爲伊墨居次嫁右骨都須卜當莽封當爲後安公入中國拜須十單于又封云子大且渠奢爲後安侯莽以女妻之入中國爲後安公云次子自塞下歸其國昭君之次女嫁當于氏爲當于居次生醯櫝王漢書又作當戸居次當戸官名也須卜居次當入侍元后時王莽擅權以媚元后也

後漢書列女傳

曹娥傳云父迎婆娑神溺死邯鄲淳碑云婆娑樂神以迎伍君逆濤爲水所淹以是迎婆娑神之文爲人所笑實則婆娑

搜神傳寫者倒一字耳孝女叔先雄姓叔先名雄常璩華陽國志則符縣先尼和之女名絡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則名絡爲是雄字乃傳寫誤也叔先之姓干寶搜神記亦作叔先廣韻載叔先爲複姓或非誤

校事

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衛徐邈傳云邈爲尚書郎私飲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高柔傳云宜陽典農劉龜於禁地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衛臻傳云殿中監擅收蘭臺令

靈石楊氏栞

史臻言校事侵官類皆如此高柔傳云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言達等擅作威福太祖曰要使刺舉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其言任人可云至暢常林傳注魏畧云沐並爲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稾穀未具之閒肇人從人之並閤下呴呼罵詈並怒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收肇肇覺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收並欲殺之是黃初中事其制未革也吳之校事則尤橫潘濬傳云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朱據傳云部曲王遂詐受三萬緡典校呂壹疑據實受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是儀傳云校郎呂壹誣

刁嘉謗訕權怒收嘉繫獄又云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校事或謂之典校顧雍步騭朱據傳或謂之校曹陸凱傳或謂之校郎是儀傳或謂之校官諸葛恪傳又有察戰徵調交州孔雀又齎藥賜孫奮亦明廠衛校尉之流察戰似今方畧館供事及軍機處書吏故名察戰

伊尹

魏志杜畿傳子恕言魏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絪審之伊尹當是人名又大唐新語有尹伊爲坊州司戶判省符索杜若事改雍州司

法此伊尹竟可與明時海寇陳東作對

叩頭

吳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曰因被問叩頭五百下華覈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頭百下葢其時卑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文非眞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呂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呂琦琦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是

一跪一叩頭一起爲一拜唐以前朝儀有舞蹈大歷四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冕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宋以後不舞乃今勝古也

寒食散

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于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謐曹歙論二一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后論總七卷本

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爲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窶人子飢寒致病謬云散發其時以爲笑謔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爲鄙惡直近時鴉片煙之比晉唐宋官不爲禁今鴉片有禁此以知

本朝規模獨爲閎整矣

兵役亾耗議證

兵役亾耗主司者當察其實也過阜陽有一役持官銀至壽州無回信官録其妻子入獄逾年他役識其衣執衣展轉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殺於潁上妻子哀號出獄蓋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亾舊法軍征

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
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止不殺蒙活者甚衆盧毓傳云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
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棄市毓駮之云刑之爲
可殺之爲重此一切從重法不以人情論者也高柔傳云護
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
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宮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
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依一老嫗爲
母事之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
柔又推問禮良善與人無讎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

得乃是子文殺禮具得其埋藏處詔書復盈子毋為民其事悽感動人唐漕運由黃河歷三門厎柱之險三門時鑿棧以挽漕舟挽夫繫二鉅於胷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亾報因繫其父母妻子酉陽雜俎言韋臯在蜀日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夜於堡外拾薪為番騎縛去行百餘里蹹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駝罽寢其上伍伯念經得脫遲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蓋官弁不能為之先事籌護及死沒無以補其闕輒以逃亾備案牘兵役以從公死沒不得卹蔭反以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赤烏七年注江表傳云權詔曰督將亾叛而

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舊唐書孝敬皇帝傳云表言軍伍殺傷不及傔及不因戰亾同隊人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家口沒官實可哀憫願免其沒配總章元年表詔從之此則仁人因時獨除一切重典之證如明英宗止徇葬詔其仁澤溥矣

長歌入陣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爲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洛陽伽藍記云北魏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万俟醜奴每臨陣令僧

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陳五代史補云唐莊宗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辭授之使揚聲作唱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聲齊作凡所戰鬥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此數事葢就古凱歌先用之古不先用凱者容有銜枚之事若平原期戰則借為豪宕亦一鼓作氣之意非奇也魏書王羆傳云為荊州刺史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然羆必破賊歷三年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唐顏真卿李武穆王光弼碑云每臨陣常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於登城西向拜辭因歔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伏突者唐書傳以為刀宋史扈

再興傳云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張威傳云臨陣戰酣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威立淨天鶻旗以自表執木棓號柴大蟲掠敵陣何喬遠名山藏云張士誠五太子短而悍平地洪起丈餘每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諜其氣象眞鬥將也

家屬之官

吳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三年注吳錄云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則孫皓制草創時不如此且內地令亦同不惟邊屯也孫韶傳注云孫翊爲丹陽太守

妻徐氏隨在官又孟仁先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又步騭傳都督西陵門內妻妾服飾奢綺在西陵二十年韓當傳子綜字武昌載父喪將母及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注引吳書綜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與親近而奔魏是吳邊城官及部曲皆有家屬妃嬪傳云徐琨擊張英於當利口琨母時在軍中孫和何姬父遂爲騎士孫權游幸諸營姬觀於道中是吳草創時將及騎士皆家屬從之孫晧制但省辟費非爲邊屯保質也三國時魏禁劉氏不得仕進曹氏亦禁防之其州郡長吏及出征戍將吏俱留質任於京師此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所製法也晉受禪乃除之

書文選幽憤詩後

五君詠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乍觀之一似司馬氏以名教殺康也者實不然也恨賦注引王隱晉書云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本司馬氏所不喜康與山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其時王肅皇甫謐之徒誣造湯武周孔之言康謂篡逆之事以聖賢爲口實心每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閒不自晦止必身顯見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爲康深見其隱衷而豫知不

容是必爲難者故惡之恨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爲中散大夫呂安以家事繫獄辭相引證遂復收康思舊賦注引魏氏春秋云呂昭之子巽誣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保明其事安亦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乃殺安及康文選有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關云云茂齊康姪也爲太子舍人書稱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實指茂齊官思舊賦注引干寶晉書云呂巽淫庶弟安妻而告安謗己太祖徙安遠郡安遺康書李叟入關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琴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以呂安事誅是高貴鄉公事已見鍾會言康昔嘗欲助毋丘儉而康死文案以呂安

與書而身保任之實則安書乃趙至書趙書言思披艱埽穢
蹴崑崙蹋泰山而垂翼遠逝翱翮摧屈則似安語鍾會謂不
如因此除之是也書又言足下蔭棲鳳之林藍色餌其後弄
姿帷房之裏似言康娶曹氏事康幽憤詩所云理獘患結卒
致囹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寃歲不我與當日獄詞
竟以趙書傳致康死其實康死以與山巨源書事顯不容之
語而假安書誣陷之猶之岳飛死以在荊湖不禮万俟卨而
假岳雲張憲書誣陷之皆莫須有之案牘也文選趙書注引
嵇紹集云趙景眞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
書故具列本末此亦猶岳飛孫珂之籲天辨誣錄也惜文選

注於與山書事顯不容幽憤詩對荅鄙訊未能明其情事故類聚注所引者以成其說康豈能不死要使千載下知康所非薄者王肅皇甫謐等所造司馬懿鍾會等所牽引之湯武周孔也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旋宋史劉錡傳亦言金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三人爲伍貫以韋索岳飛傳言金枴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其效已覩矣然韋索尚易斷慕容恪事甚不可信晉書采取無識耳枴子馬或似古

車馬之意渡河以南馬駕車不可以戰金史兵志及兀朮傳亦無楞子馬名目疑當日軍報以意言之也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於河南葢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志都邑略云黃帝都有熊遷於涿鹿冣謬史記云邑於涿鹿之阿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黃帝初都遷有熊也儒者謂黃帝象土王四方無定居未必然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宣州蜀馬者宣州產

似蜀馮也紅墨者墨有丸因謂丸爲墨也西伯文王子春秋侯伯子楚及戰國王子秦皇帝子皆稱公子者國中習稱也考工記王后稱夫人者野人及戰國工匠言也呂氏春秋長見荆文王時有申侯伯者申侯氏伯字也魏景明四年封蕭寶寅丹陽公齊王正光元年封阿那瓌朔方公蠕蠕王者王以許其後日平定之封公是朝班不就外蕃位也周赧王有避責臺人謂之赧王者非自稱也漢靈帝之無上將軍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帀時稱之宋後廢帝稱李將軍微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愁天子狎客稱之唐太宗之天可汗但於四夷君長詔書稱之明皇日三郎後唐莊宗日李天下但優伶奴婢

稱之宋徽宗之教主道君皇帝於靑醮稱之先稱玉晨明皇大道君內禪後稱都天教主臣某明武宗之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有詔旨儀注文書其皇帝名號自在也漢哀帝爲陳聖劉太平皇帝者一月則後世尊號之權輿魏太武則稱太平眞君者十一年是已改去皇帝尊號而以眞君爲尊號奏後一見也

魏書

北齊書魏收傳言收作魏書以楊愔自云宏農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今案魏書段承根傳亦云自言漢太尉潁九世孫又列傳八十四以李雄配晉則以蜀晉比蜀吳而元魏比曹魏

也又於劉聰等傳敘申明吳蜀不得爲三分云吳蜀言三分同於溺人之笑又以馮跋桓元配宋齊梁爲島夷作僞心勞亦可謂周密矣

仰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檢文宣紀云天保元年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勸心勸課孝昭紀云皇建元年詔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孫騫傳云仰覓好替還我仰者仰仗之義魏書平陽王傳云當仰仗廟算盧同傳云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詞上下相倚後沿爲上行下

之習稱耳

胄

胄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胄則不見其面是古胄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衞則連於胄而爲鐵面者唐崔令欽敎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爲此舞案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胄郎晉朱伺之遺製謂

刻木爲之乃自教坊之法南史王僧達傳云僧達傲然了不陳遜帝歎曰僧達非狂乃戴面向天子戴面自是倡優假面門很者以護面亦別有意晉惠帝時江沔閒應張昌者以馬尾作髯宋史狄青傳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澠水燕談錄云武襄爲延州指揮使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是皆出奇威敵以求䧟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開禧時畢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是又鐵面別於胄者其被金楮錢據宋史傳云再遇初以恩補官孝宗召見賜戰袍金錢殆以是故亦又奇矣

相王

殿板舊唐書屈突通傳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本作以愧相王臣德潛案云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今案此代王乃誤改通受代王使進屯河東乃大業十三年七月唐高祖以十一月克長安立代王爲帝改爲義寧元年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十二月擒通則此相王實指高祖安得謂時無其人若代王則已帝矣時無代王其人也當改從舊本劉肅大唐新語載此事止云以愧王所謂王指唐王也

韋湊駁議

唐文粹韋湊駁義宗廟號議云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言周二宗之號於古無聞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周宗文王武王無太宗中宗之文餘同文粹文粹蓋有誤志又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此云宗文王以宗祀明堂言之魏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太祖與脩書稱漢宣帝爲先主中宗則平帝時追尊也

竇建德傳

舊唐書竇建德傳云築宮板渚津結陣於氾水中槍竄於牛

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今滎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東南七里有牛口峪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口峪其縣志俱言竇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謠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夷儀之屬地志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實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在汜水者爲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釣盤山臨泜水上爲陳餘死處餘敗走至山下問其地曰釣盤山餘曰魚入釣盤其亾矣魚之爲餘豆之爲竇亦讖義也

落下閎說

隋書律厤志云漢落下閎改顓頊厤作太初厤曰八百年後此厤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顏愍楚上書以爲隋皇受命改憲之符唐人眞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博州刺史李成裕奏謹案落下閎太初厤云後八百年厤差一日有聖人正之至陛下定厤之年正當八百以爲聖人改正屬開元皇帝此猶臣子頌揚之詞然太初至隋唐豈得云憲差一日其引已屬無稽至酉陽雜俎及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傳謂聖人是一行妄謬更甚矣

李迵秀

舊唐書李大亮傳云長安初大亮族孫迵秀爲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秀託附權幸傾心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爲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贜出爲廬州刺史則天崩後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終兵部尚書張行成傳云族孫易之昌宗則天封其母韋氏阿臧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卽迥秀傳所謂託附傾心者新唐書謂之撓意諧媚指阿臧事也然舊唐書五行志云張易之爲母阿臧作七寶帳象牀犀簟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不獲已然心惡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爲定州刺史此與竇懷貞娶莒國夫人無異言私侍者蓋諱之新舊史俱稱尚書李迥秀亦追稱之

詞志以廬州爲定州據新史紀表俱作廬州與傳合迥秀以大足元年六月長安二年十月兩入相其貶廬州則在長安四年三月又據紀表迥秀於長安二年三月充使山東安置軍馬檢校武騎兵則志所言定州近之當是充使定州以阿臧其再相貶廬州則以坐贓也

棡鼓

舊唐書音樂志云黃帝涿鹿有功作棡鼓曲有靈夔吼雕鶚爭石墜崖壯夫怒之類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軒轅本紀云出師涿鹿以棡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一曰震雷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

壯夫奪志八曰熊羆哮呴九曰石溢崖十曰波湯壑並皆有
辭今無考矣

舞字

齊東野語云州縣聖節命伎舞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又引
唐樂府雜錄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王建宮詞太平萬歲字
當中以爲由來久矣舊唐書音樂志云聖壽樂高宗武后所
製舞十六變成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
其言聖壽樂舞迴身換衣作字如畫此宋時樂舞聖節舞字
所仿也

管仲魏徵

范祖禹唐鑑論管仲魏徵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為君太宗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魏徵不事太宗可也程氏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實敢辨魏徵之罪乎君實曰何罪正叔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與徵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少抗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徵之事全異又祁寬記溫公修通鑑伊川問曰魏徵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魏徵止是事讎其言如是按謂桓長糾少此說不可從者理耳桓糾爭而齊人立桓亦如太宗兄弟爭

而高祖立太宗爲太子王珪魏徵乃高祖之臣何得有私黨桓公子糾各已出奔於其從者各定君臣之分人各有正何得於生死之際又有所反王肅謂召忽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其言已矣宋人至以棄義爲知非反正其說太忍也且糾長當立故春秋書曰子糾召忽以糾臣死糾理也管仲能仁天下不責其爲諒溝瀆聖人許管仲又論人之公理也魏徵之事則秦王殺太子高祖卽以秦王爲太子時高祖爲君君命是聽此又開闢以來君臣之定理也今論管仲拘牽長幼昧策名委贄之理論魏徵則教宮僚樹黨昧民無二上之理幸溫公醇儒名德不信其論又周密齊東野語載王

元敬注唐書有括蒼老士亦注唐書王笑之曰建成儲君當以弑書豈得云殺老士不平曰殺兄本孟子弑兄出於何書王無以荅按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弑其君卓左氏穀梁俱同此孔氏舊文也公羊則俱作弑以治獄言克弑二君公羊之辭辨以天下大法别嫌明微君與未成君與儲君必當有别春秋所以爲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君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背經舞文責魏徵以違高祖之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癸巳存稿卷之七